

世人所知的陈从周,其最有名的身份大概是古建园林专家。20世纪70年代末他为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仿造古建“明轩”,被认为是1971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,中美文化交流史上耀眼的一页。他的本业,一部完成于1970年末的《园林从谈》几十年来不断再版,是古建领域的经典之作。他有历史敏感性,早在1947年就开始编写《徐志摩家谱》,对徐志摩的家世、求学、交游、现代白话诗文创作、作品出版等情况作系统的梳理,同时也是志摩身后各界人士追思、怀念文字的收集者,为日后兴起的徐志摩热在文献史料占有上埋下伏笔,因此被人称为最资深的“爱摩者”。他还兼长丹青,曾从师张大千,到各地进行古建考察的同时,广结书画缘,被赵朴初称为“多能真见才人,自是胸中有成竹”。

陈从周和海宁的缘分不浅。这要从他的二个哥哥说起,陈从周的二哥陈叔彝娶了徐志摩的大伯徐蓉初的次女徐惠君,三哥陈咸同与海宁蒋谨旃的女儿蒋谷裕订婚,后来陈咸同去世,这门亲事虽然解约了,陈从周从此却与海宁蒋家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再过十多年陈从周迎娶蒋谷裕的妹妹蒋定,成了海宁女婿,此后陈从周的写作研究、生活再也没有离开过海宁。

陈从周、徐志摩与海宁

唐吟方



蒋家是海宁的名门望族,道咸年间的名“海宁二蒋”是名震江南的藏书家。蒋光煦的藏书楼名别下斋,从弟蒋光焯的藏书楼有衍芬草堂、西涧草堂。别下斋毁于太平军战乱,衍芬草堂历经劫波,其一部分幸存至今,是海宁的文保单位。西涧草堂在海盐南北湖,原是蒋光焯家的内舍,1860年太平军攻占浙江,蒋光焯将衍芬草堂藏书转移至西涧草堂,其后又辗转至江汉间,历时三年,待苏浙平复后,重新运回硖石衍芬草堂。蒋家后代不乏名人,军事学家蒋百里是蒋光煦的孙子,担任过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蒋复璁是蒋光焯的曾孙。陈从周的老丈人蒋谨旃是蒋光焯之孙,蒋谨旃原配去世后,续娶徐申如的妹妹徐祖慈,蒋定是徐祖慈的女儿,蒋定与徐志摩以表兄妹相称。

日后陈从周追忆《徐志摩年谱》编写动机时自述:我仅仅在童年中见到在我家花厅中的一个背影,总是消灭不了。这个背影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清晰,发愿要为徐志摩编一本年谱,其本意是“我编这本书只是提供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资料”。为了这份难以忘却的纪念,陈从周和徐志摩关系密切的二位女性走得很近,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时,常到华山路范

宅宅探望志摩家三代人,其父徐申如、前妻张幼仪和儿子徐积锰。徐积锰还是他与蒋定的证婚人。同时常去看望住在福煦路福煦坊的陆小曼。陆小曼临终前,把志摩重要遗珍如梁启超对联、陆小曼早年山水长卷、手稿日记托付给陈从周,后来陈从周以陆的名义捐赠给浙江博物馆和北京图书馆。

陈从周也是徐志摩墓迁葬的促成者。徐志摩死后次年1932年春被其父徐申如葬于故乡硖石东山万石窝。1944年徐申如在上海逝世,1946年张幼

仪扶灵归硖,将徐父葬于志摩墓左侧。墓碑均由张宗祥题写。“文革”中志摩父子墓都被毁。1983年海宁县政府接受陈从周的提议将徐墓迁至硖石西山白泉附近,其地也是志摩早年的次子徐德生的埋骨处。陈从周亲撰碑记连同一本志摩年谱置于柩中。现在该区域已成为海宁文化的核心地带,周边散落着钱君匋艺术馆、海宁博物馆、张宗祥故居和徐邦达艺术馆等文化场所。每年清明“爱摩者”从全球各地赶到志摩墓前,祭奠这位新文学史上的杰出诗人。

海宁也是陈从周从事古建研究的采集地之一。安澜园作为江南名园,乾隆皇帝六次南巡,四次“驻蹕”此园,后来乾隆曾将此园搬造至圆明园中。安澜园毁于战火,只给后人剩下精粗不一的传说。20世纪60年代陈从周通过实地勘察,在海宁盐官寻找到已成废墟的安澜园遗址,原是康熙时陈元龙致仕后居住的园子,也被称为“陈园”。这个消失在历史变局中的名园,经陈从周一再寻访,不仅找到了安澜园的残碑,得到了第一手材料,还通过与蒋家有姻亲关系的陈家后人,获得安澜园旧图,完成对这个名园前至今生的勾稽考证。他还写过《海宁蒋氏衍芬草堂藏书史与藏书楼调查记》,叙述这座江南著名藏书楼的前世今生与六世传递的曲折经历。

陈从周与海宁更多的丝丝缕缕,留存于历史空间。

2025年海宁博物馆藏品中有一件成于1948年春天的《满园春色图》。这件由十五人合作完成的中堂,参与者多数是当地的名流,小部分是寓居硖石的桐乡籍画家。1909年沪杭铁路通车后,海宁县治从盐官迁至硖石。硖石地处沪杭线中间段,往来上海、杭州交通方便,物

价指数低,一部分有过上海生活史的浙北文化人,都喜欢在硖石落脚。如钱君匋的老师、后来入上海文史馆的徐菊庵,襄助徐邦达编《国光艺刊》的孙味童,有游艺沪上的马軼之、尤惠卿、王嘉霖、徐砚石父子,徐申如的老朋友海宁文化名人方璜,画家沈红茶等等,由于徐申如和硖石乡绅很早就硖石开设电厂创办民族工业,小镇在浙北开风气之先,被称为“小上海”。陈从周也是作者之一,他呈献了一株挺拔娟秀的墨兰,落款“陈从周植兰”,钐盖“大风堂弟子”印章。当时他正全力以赴收集材料编写徐志摩年谱,这张合作中堂便是陈从周频繁往来于上海与海宁的佐证,迅疾洒脱的笔画既勾画出他蓬勃的才气,也是一个年轻人发奋踔厉精神的写照,还折射出他对海宁艺坛活动的热忱。

对一件事物的明察,能很清楚地看到背后的深层动机,谓之洞见。看见,是指用眼睛观察到事物存在的视觉行为,它侧重的是对所见与感知的客观结果。某些事物你看见了,有时却根本没看见,再看,还是没看见。迟子建说:“人的心真是奇怪,越是看不见什么,却越是想看。”魔术表演就是让你“看见”又“没看见”,故而我们常听到有“看见的不

化之感。最后一天在李家坑古村一处老房子饭店吃午餐,还是红烧萝卜和芋艿豆腐汤最受欢迎。萝卜自不必说,照例空盘。芋艿豆腐汤朴素本色,豆香芋糯,却又似缭绕山间的云雾,自然生化,丽质难弃。倘以水墨演绎,墨色晕化,此处留白,氤氲间自有流韵。

冬吃萝卜夏吃姜,原本此时就是萝卜佳时,只是大家都觉得山间萝卜胜于城,大抵还

是因为新鲜,地里才拔,厨房洗净切爆炒,立马上桌,热气升腾,犹如水墨纸上氤氲。清冽的山气间,种植成熟,食物的本原味蕾当然深深懂得,不必“舌尖式”的花式堆砌赞美,好吃好吃好吃是朴素本质的美誉。

少时年代,天南海北运输维艰,本地有啥吃啥,霜打后的矮脚青菜糯而鲜,萝卜当然吃当令,附近村民挖了至集市售卖,炖汤红烧白煮切片腌制,怎样都是秋冬里暖心暖胃爽口的随常生动,理气消积的作用是顺带的,物质匮乏年代,实在谈不上饱食终日,三餐有继,偶尔做点家制点心,难得节日硬菜,多吃几口可能就需要多酶片,所以节制是必需的养成。及至成为家庭主妇了,基本根据少时经验买菜,反季节的丰富诱惑也难免,但尽量时令当令,在菜场挑选番茄黄瓜萝卜白菜青菜塌棵菜芋艿等这一类常见蔬菜,少时眼见手感每每应验。如今网购居多,发现图片时胜于实物,芋艿来

几个僵硬的心理都有准备,萝卜也会一刀下去少汁见空,番茄更不必提,唯有夏季还能找到一些番茄味的番茄,偶尔在少时老城买到洋红隐约白点的,绵而沙感的番茄,简直吃一口都是终于找到你的惊喜。老底子有道红烧萝卜带鱼的本地菜,萝卜切丝,带鱼油里焯过,两样一并入锅,翻炒,黄酒酱油糖等调料一并伺候,加水,任它煮个透,收汁,考究的撒点葱花,萝卜润了鱼香,兼消鱼腥腻,荤素共美,空盘剩下汤汁,淘淘白饭,滋味醇厚。

小九寨景区的山是南方常见的柔和山峦,瀑布细长,气势也算可以,和九寨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,溪流山涧也无九寨沟湖水那明亮深邃的蓝,不过在山石间潺潺流淌自然清新可喜,团建的游客,闲走的游客,尤其瀑布边小树林中的咖啡亭颇受年轻人欢迎,可惜沙滩塑料款躺椅,颇不衬山林的厚重,可是倒也便捷,也算符合当下时潮,毕竟更配搭山林的红泥小炉煮水烹茶还是不那么方便吧。偷得浮生片刻发呆,喝什么都行。

在距离瀑布不远的简餐室,喝自带的四宝茶,收拾两幅写生。五十多岁的守店阿姨是江西人,随家人在余姚这边生活,在景区打份工,她觉得蛮开心的:空气好,周末比较忙,平时还好。简餐当然是预制菜,肉肉饭鱼香肉丝鸡排之类,饭则是阿姨电饭煲现烧。见柜台内小电饭煲里白萝卜冒着热气,我说起卤肉饭,更喜欢阿姨的萝卜呢。她腼腆地笑,如果你不嫌弃的话。还真吃了几块阿姨的白萝卜,配卤肉饭。电饭煲终究非明火烹煮,时间火候均不足,萝卜口感偏硬,不太好吃。好吃的萝卜其实也非寻常。

一个夜晚,偶然间读到2006年去世的德国犹太裔女诗人希尔德·多敏的一首小诗《艺术久长》:“呼吸/在鸟喉间/呼吸/在树枝间。词/如同风/神圣的呼吸/出发又回归。呼吸总能找到/树枝/云朵/鸟喉。词/神圣的词/总能找到嘴唇。”我反复阅读,感觉到这首诗也如同一阵清风,在我小小的居室内回旋,让我这个再平常不过的夜晚,变得如此美好。曾经在一部短剧里看到一个科幻的场景:主人公的大脑连接着手机里一个控制情绪的程序,只要调高程序里的指数,人就可以进入或平静或愉悦的心理状态。此时的我,就如同连接着这个程序,而且将平静和愉悦合二为一,感受到天堂般的幸福。原来,一首来自过去的小诗,就可以带我们进入未来。

这首诗的译者是华东师范大学德语系的黄雪媛老师。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这个名字,于是在诗歌的余韵里走动徘徊,突然忆起,是不久前读到的一篇关于卡夫卡传记的评论,作者也正是这位黄老师,我还把这篇评论推荐给了一位同样喜欢卡夫卡的朋友。

我满怀欣喜地把这首小诗也推荐给那位朋友,她回复我:“多敏写作用的是德语。那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是词像风,而不是句子或者语言像风。德语中的词确实更长,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完整的组织,自成世界,字母与字母间,如有风流动。”朋友有语言学的背景,她所说的,我只能大致体会。而她这段文字,也如同一首散文诗,有与原诗呼应的朴素的诗意。

多敏的诗,让我想起我钟爱的那些女诗人,狄金森,索德格朗,金子美铃……多敏在大学时曾师从雅斯贝尔斯那样的大哲学家,最后在意大利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。她钟爱洛尔迦和聂鲁达的诗歌。我不知道我钟爱的那些女诗人,是否也在她的阅读史中,但她的诗接续的正是那样一种如此珍贵的传统:毫不炫技,以最朴素的词汇,让风流动,向自然和一切美好之物致敬,但又饱含着深沉的痛楚与庄重的思考。

这些诗人来到我的生命中,带给我最高指数的幸福。我要将她们的诗熔铸成一枚朴素的、毫无装饰的小小的指环,戴在我日益枯瘦的手指上,安静而专注地寻找自己的诗。这样的劳作,是我能向世界献出的最虔诚而庄重的祈禱。

洞见与看见

费平

一定是真的”之说。洞见是与敏锐、深刻联系在一起。洞见的网是用细腻、周密之绳线织成的。那人在路上,一外地女子指着前面的男子对我说,他戒指掉了,我们俩看到都有份,平分吧……哈哈,这老一套诈骗又来了!“好的,我和你去警察局平分吧”……话音刚落,她撒腿跑开。洞见,有时还要用“警觉”和“经验”作内涵。

洞见与看见

费平

一定是真的”之说。洞见是与敏锐、深刻联系在一起。洞见的网是用细腻、周密之绳线织成的。那人在路上,一外地女子指着前面的男子对我说,他戒指掉了,我们俩看到都有份,平分吧……哈哈,这老一套诈骗又来了!“好的,我和你去警察局平分吧”……话音刚落,她撒腿跑开。洞见,有时还要用“警觉”和“经验”作内涵。

几个僵硬的心理都有准备,萝卜也会一刀下去少汁见空,番茄更不必提,唯有夏季还能找到一些番茄味的番茄,偶尔在少时老城买到洋红隐约白点的,绵而沙感的番茄,简直吃一口都是终于找到你的惊喜。老底子有道红烧萝卜带鱼的本地菜,萝卜切丝,带鱼油里焯过,两样一并入锅,翻炒,黄酒酱油糖等调料一并伺候,加水,任它煮个透,收汁,考究的撒点葱花,萝卜润了鱼香,兼消鱼腥腻,荤素共美,空盘剩下汤汁,淘淘白饭,滋味醇厚。

小九寨景区的山是南方常见的柔和山峦,瀑布细长,气势也算可以,和九寨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,溪流山涧也无九寨沟湖水那明亮深邃的蓝,不过在山石间潺潺流淌自然清新可喜,团建的游客,闲走的游客,尤其瀑布边小树林中的咖啡亭颇受年轻人欢迎,可惜沙滩塑料款躺椅,颇不衬山林的厚重,可是倒也便捷,也算符合当下时潮,毕竟更配搭山林的红泥小炉煮水烹茶还是不那么方便吧。偷得浮生片刻发呆,喝什么都行。

在距离瀑布不远的简餐室,喝自带的四宝茶,收拾两幅写生。五十多岁的守店阿姨是江西人,随家人在余姚这边生活,在景区打份工,她觉得蛮开心的:空气好,周末比较忙,平时还好。简餐当然是预制菜,肉肉饭鱼香肉丝鸡排之类,饭则是阿姨电饭煲现烧。见柜台内小电饭煲里白萝卜冒着热气,我说起卤肉饭,更喜欢阿姨的萝卜呢。她腼腆地笑,如果你不嫌弃的话。还真吃了几块阿姨的白萝卜,配卤肉饭。电饭煲终究非明火烹煮,时间火候均不足,萝卜口感偏硬,不太好吃。好吃的萝卜其实也非寻常。

一个夜晚,偶然间读到2006年去世的德国犹太裔女诗人希尔德·多敏的一首小诗《艺术久长》:“呼吸/在鸟喉间/呼吸/在树枝间。词/如同风/神圣的呼吸/出发又回归。呼吸总能找到/树枝/云朵/鸟喉。词/神圣的词/总能找到嘴唇。”我反复阅读,感觉到这首诗也如同一阵清风,在我小小的居室内回旋,让我这个再平常不过的夜晚,变得如此美好。曾经在一部短剧里看到一个科幻的场景:主人公的大脑连接着手机里一个控制情绪的程序,只要调高程序里的指数,人就可以进入或平静或愉悦的心理状态。此时的我,就如同连接着这个程序,而且将平静和愉悦合二为一,感受到天堂般的幸福。原来,一首来自过去的小诗,就可以带我们进入未来。

这首诗的译者是华东师范大学德语系的黄雪媛老师。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这个名字,于是在诗歌的余韵里走动徘徊,突然忆起,是不久前读到的一篇关于卡夫卡传记的评论,作者也正是这位黄老师,我还把这篇评论推荐给了一位同样喜欢卡夫卡的朋友。

我满怀欣喜地把这首小诗也推荐给那位朋友,她回复我:“多敏写作用的是德语。那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是词像风,而不是句子或者语言像风。德语中的词确实更长,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完整的组织,自成世界,字母与字母间,如有风流动。”朋友有语言学的背景,她所说的,我只能大致体会。而她这段文字,也如同一首散文诗,有与原诗呼应的朴素的诗意。

多敏的诗,让我想起我钟爱的那些女诗人,狄金森,索德格朗,金子美铃……多敏在大学时曾师从雅斯贝尔斯那样的大哲学家,最后在意大利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。她钟爱洛尔迦和聂鲁达的诗歌。我不知道我钟爱的那些女诗人,是否也在她的阅读史中,但她的诗接续的正是那样一种如此珍贵的传统:毫不炫技,以最朴素的词汇,让风流动,向自然和一切美好之物致敬,但又饱含着深沉的痛楚与庄重的思考。

这些诗人来到我的生命中,带给我最高指数的幸福。我要将她们的诗熔铸成一枚朴素的、毫无装饰的小小的指环,戴在我日益枯瘦的手指上,安静而专注地寻找自己的诗。这样的劳作,是我能向世界献出的最虔诚而庄重的祈禱。

洞见与看见

费平

一定是真的”之说。洞见是与敏锐、深刻联系在一起。洞见的网是用细腻、周密之绳线织成的。那人在路上,一外地女子指着前面的男子对我说,他戒指掉了,我们俩看到都有份,平分吧……哈哈,这老一套诈骗又来了!“好的,我和你去警察局平分吧”……话音刚落,她撒腿跑开。洞见,有时还要用“警觉”和“经验”作内涵。

洞见与看见

费平

一定是真的”之说。洞见是与敏锐、深刻联系在一起。洞见的网是用细腻、周密之绳线织成的。那人在路上,一外地女子指着前面的男子对我说,他戒指掉了,我们俩看到都有份,平分吧……哈哈,这老一套诈骗又来了!“好的,我和你去警察局平分吧”……话音刚落,她撒腿跑开。洞见,有时还要用“警觉”和“经验”作内涵。

洞见与看见

费平

一定是真的”之说。洞见是与敏锐、深刻联系在一起。洞见的网是用细腻、周密之绳线织成的。那人在路上,一外地女子指着前面的男子对我说,他戒指掉了,我们俩看到都有份,平分吧……哈哈,这老一套诈骗又来了!“好的,我和你去警察局平分吧”……话音刚落,她撒腿跑开。洞见,有时还要用“警觉”和“经验”作内涵。

洞见与看见

费平

一定是真的”之说。洞见是与敏锐、深刻联系在一起。洞见的网是用细腻、周密之绳线织成的。那人在路上,一外地女子指着前面的男子对我说,他戒指掉了,我们俩看到都有份,平分吧……哈哈,这老一套诈骗又来了!“好的,我和你去警察局平分吧”……话音刚落,她撒腿跑开。洞见,有时还要用“警觉”和“经验”作内涵。

洞见与看见

费平

一定是真的”之说。洞见是与敏锐、深刻联系在一起。洞见的网是用细腻、周密之绳线织成的。那人在路上,一外地女子指着前面的男子对我说,他戒指掉了,我们俩看到都有份,平分吧……哈哈,这老一套诈骗又来了!“好的,我和你去警察局平分吧”……话音刚落,她撒腿跑开。洞见,有时还要用“警觉”和“经验”作内涵。

洞见与看见

费平

几个僵硬的心理都有准备,萝卜也会一刀下去少汁见空,番茄更不必提,唯有夏季还能找到一些番茄味的番茄,偶尔在少时老城买到洋红隐约白点的,绵而沙感的番茄,简直吃一口都是终于找到你的惊喜。老底子有道红烧萝卜带鱼的本地菜,萝卜切丝,带鱼油里焯过,两样一并入锅,翻炒,黄酒酱油糖等调料一并伺候,加水,任它煮个透,收汁,考究的撒点葱花,萝卜润了鱼香,兼消鱼腥腻,荤素共美,空盘剩下汤汁,淘淘白饭,滋味醇厚。

小九寨景区的山是南方常见的柔和山峦,瀑布细长,气势也算可以,和九寨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,溪流山涧也无九寨沟湖水那明亮深邃的蓝,不过在山石间潺潺流淌自然清新可喜,团建的游客,闲走的游客,尤其瀑布边小树林中的咖啡亭颇受年轻人欢迎,可惜沙滩塑料款躺椅,颇不衬山林的厚重,可是倒也便捷,也算符合当下时潮,毕竟更配搭山林的红泥小炉煮水烹茶还是不那么方便吧。偷得浮生片刻发呆,喝什么都行。

在距离瀑布不远的简餐室,喝自带的四宝茶,收拾两幅写生。五十多岁的守店阿姨是江西人,随家人在余姚这边生活,在景区打份工,她觉得蛮开心的:空气好,周末比较忙,平时还好。简餐当然是预制菜,肉肉饭鱼香肉丝鸡排之类,饭则是阿姨电饭煲现烧。见柜台内小电饭煲里白萝卜冒着热气,我说起卤肉饭,更喜欢阿姨的萝卜呢。她腼腆地笑,如果你不嫌弃的话。还真吃了几块阿姨的白萝卜,配卤肉饭。电饭煲终究非明火烹煮,时间火候均不足,萝卜口感偏硬,不太好吃。好吃的萝卜其实也非寻常。

一个夜晚,偶然间读到2006年去世的德国犹太裔女诗人希尔德·多敏的一首小诗《艺术久长》:“呼吸/在鸟喉间/呼吸/在树枝间。词/如同风/神圣的呼吸/出发又回归。呼吸总能找到/树枝/云朵/鸟喉。词/神圣的词/总能找到嘴唇。”我反复阅读,感觉到这首诗也如同一阵清风,在我小小的居室内回旋,让我这个再平常不过的夜晚,变得如此美好。曾经在一部短剧里看到一个科幻的场景:主人公的大脑连接着手机里一个控制情绪的程序,只要调高程序里的指数,人就可以进入或平静或愉悦的心理状态。此时的我,就如同连接着这个程序,而且将平静和愉悦合二为一,感受到天堂般的幸福。原来,一首来自过去的小诗,就可以带我们进入未来。

这首诗的译者是华东师范大学德语系的黄雪媛老师。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这个名字,于是在诗歌的余韵里走动徘徊,突然忆起,是不久前读到的一篇关于卡夫卡传记的评论,作者也正是这位黄老师,我还把这篇评论推荐给了一位同样喜欢卡夫卡的朋友。

我满怀欣喜地把这首小诗也推荐给那位朋友,她回复我:“多敏写作用的是德语。那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是词像风,而不是句子或者语言像风。德语中的词确实更长,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完整的组织,自成世界,字母与字母间,如有风流动。”朋友有语言学的背景,她所说的,我只能大致体会。而她这段文字,也如同一首散文诗,有与原诗呼应的朴素的诗意。

多敏的诗,让我想起我钟爱的那些女诗人,狄金森,索德格朗,金子美铃……多敏在大学时曾师从雅斯贝尔斯那样的大哲学家,最后在意大利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。她钟爱洛尔迦和聂鲁达的诗歌。我不知道我钟爱的那些女诗人,是否也在她的阅读史中,但她的诗接续的正是那样一种如此珍贵的传统:毫不炫技,以最朴素的词汇,让风流动,向自然和一切美好之物致敬,但又饱含着深沉的痛楚与庄重的思考。

这些诗人来到我的生命中,带给我最高指数的幸福。我要将她们的诗熔铸成一枚朴素的、毫无装饰的小小的指环,戴在我日益枯瘦的手指上,安静而专注地寻找自己的诗。这样的劳作,是我能向世界献出的最虔诚而庄重的祈禱。

洞见与看见

费平

一定是真的”之说。洞见是与敏锐、深刻联系在一起。洞见的网是用细腻、周密之绳线织成的。那人在路上,一外地女子指着前面的男子对我说,他戒指掉了,我们俩看到都有份,平分吧……哈哈,这老一套诈骗又来了!“好的,我和你去警察局平分吧”……话音刚落,她撒腿跑开。洞见,有时还要用“警觉”和“经验”作内涵。

洞见与看见

费平

一定是真的”之说。洞见是与敏锐、深刻联系在一起。洞见的网是用细腻、周密之绳线织成的。那人在路上,一外地女子指着前面的男子对我说,他戒指掉了,我们俩看到都有份,平分吧……哈哈,这老一套诈骗又来了!“好的,我和你去警察局平分吧”……话音刚落,她撒腿跑开。洞见,有时还要用“警觉”和“经验”作内涵。

洞见与看见

费平

一定是真的”之说。洞见是与敏锐、深刻联系在一起。洞见的网是用细腻、周密之绳线织成的。那人在路上,一外地女子指着前面的男子对我说,他戒指掉了,我们俩看到都有份,平分吧……哈哈,这老一套诈骗又来了!“好的,我和你去警察局平分吧”……话音刚落,她撒腿跑开。洞见,有时还要用“警觉”和“经验”作内涵。

洞见与看见

费平

一定是真的”之说。洞见是与敏锐、深刻联系在一起。洞见的网是用细腻、周密之绳线织成的。那人在路上,一外地女子指着前面的男子对我说,他戒指掉了,我们俩看到都有份,平分吧……哈哈,这老一套诈骗又来了!“好的,我和你去警察局平分吧”……话音刚落,她撒腿跑开。洞见,有时还要用“警觉”和“经验”作内涵。

洞见与看见

费平

一定是真的”之说。洞见是与敏锐、深刻联系在一起。洞见的网是用细腻、周密之绳线织成的。那人在路上,一外地女子指着前面的男子对我说,他戒指掉了,我们俩看到都有份,平分吧……哈哈,这老一套诈骗又来了!“好的,我和你去警察局平分吧”……话音刚落,她撒腿跑开。洞见,有时还要用“警觉”和“经验”作内涵。

洞见与看见

费平

几个僵硬的心理都有准备,萝卜也会一刀下去少汁见空,番茄更不必提,唯有夏季还能找到一些番茄味的番茄,偶尔在少时老城买到洋红隐约白点的,绵而沙感的番茄,简直吃一口都是终于找到你的惊喜。老底子有道红烧萝卜带鱼的本地菜,萝卜切丝,带鱼油里焯过,两样一并入锅,翻炒,黄酒酱油糖等调料一并伺候,加水,任它煮个透,收汁,考究的撒点葱花,萝卜润了鱼香,兼消鱼腥腻,荤素共美,空盘剩下汤汁,淘淘白饭,滋味醇厚。

小九寨景区的山是南方常见的柔和山峦,瀑布细长,气势也算可以,和九寨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,溪流山涧也无九寨沟湖水那明亮深邃的蓝,不过在山石间潺潺流淌自然清新可喜,团建的游客,闲走的游客,尤其瀑布边小树林中的咖啡亭颇受年轻人欢迎,可惜沙滩塑料款躺椅,颇不衬山林的厚重,可是倒也便捷,也算符合当下时潮,毕竟更配搭山林的红泥小炉煮水烹茶还是不那么方便吧。偷得浮生片刻发呆,喝什么都行。

在距离瀑布不远的简餐室,喝自带的四宝茶,收拾两幅写生。五十多岁的守店阿姨是江西人,随家人在余姚这边生活,在景区打份工,她觉得蛮开心的:空气好,周末比较忙,平时还好。简餐当然是预制菜,肉肉饭鱼香肉丝鸡排之类,饭则是阿姨电饭煲现烧。见柜台内小电饭煲里白萝卜冒着热气,我说起卤肉饭,更喜欢阿姨的萝卜呢。她腼腆地笑,如果你不嫌弃的话。还真吃了几块阿姨的白萝卜,配卤肉饭。电饭煲终究非明火烹煮,时间火候均不足,萝卜口感偏硬,不太好吃。好吃的萝卜其实也非寻常。

一个夜晚,偶然间读到2006年去世的德国犹太裔女诗人希尔德·多敏的一首小诗《艺术久长》:“呼吸/在鸟喉间/呼吸/在树枝间。词/如同风/神圣的呼吸/出发又回归。呼吸总能找到/树枝/云朵/鸟喉。词/神圣的词/总能找到嘴唇。”我反复阅读,感觉到这首诗也如同一阵清风,在我小小的居室内回旋,让我这个再平常不过的夜晚,变得如此美好。曾经在一部短剧里看到一个科幻的场景:主人公的大脑连接着手机里一个控制情绪的程序,只要调高程序里的指数,人就可以进入或平静或愉悦的心理状态。此时的我,就如同连接着这个程序,而且将平静和愉悦合二为一,感受到天堂般的幸福。原来,一首来自过去的小诗,就可以带我们进入未来。

这首诗的译者是华东师范大学德语系的黄雪媛老师。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这个名字,于是在诗歌的余韵里走动徘徊,突然忆起,是不久前读到的一篇关于卡夫卡传记的评论,作者也正是这位黄老师,我还把这篇评论推荐给了一位同样喜欢卡夫卡的朋友。

我满怀欣喜地把这首小诗也推荐给那位朋友,她回复我:“多敏写作用的是德语。那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是词像风,而不是句子或者语言像风。德语中的词确实更长,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完整的组织,自成世界,字母与字母间,如有风流动。”朋友有语言学的背景,她所说的,我只能大致体会。而她这段文字,也如同一首散文诗,有与原诗呼应的朴素的诗意。

多敏的诗,让我想起我钟爱的那些女诗人,狄金森,索德格朗,金子美铃……多敏在大学时曾师从雅斯贝尔斯那样的大哲学家,最后在意大利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。她钟爱洛尔迦和聂鲁达的诗歌。我不知道我钟爱的那些女诗人,是否也在她的阅读史中,但她的诗接续的正是那样一种如此珍贵的传统:毫不炫技,以最朴素的词汇,让风流动,向自然和一切美好之物致敬,但又饱含着深沉的痛楚与庄重的思考。

这些诗人来到我的生命中,带给我最高指数的幸福。我要将她们的诗熔铸成一枚朴素的、毫无装饰的小小的指环,戴在我日益枯瘦的手指上,安静而专注地寻找自己的诗。这样的劳作,是我能向世界献出的最虔诚而庄重的祈禱。

洞见与看见

费平

一定是真的”之说。洞见是与敏锐、深刻联系在一起。洞见的网是用细腻、周密之绳线织成的。那人在路上,一外地女子指着前面的男子对我说,他戒指掉了,我们俩看到都有份,平分吧……哈哈,这老一套诈骗又来了!“好的,我和你去警察局平分吧”……话音刚落,她撒腿跑开。洞见,有时还要用“警觉”和“经验”作内涵。

洞见与看见

费平

一定是真的”之说。洞见是与敏锐、深刻联系在一起。洞见的网是用细腻、周密之绳线织成的。那人在路上,一外地女子指着前面的男子对我说,他戒指掉了,我们俩看到都有份,平分吧……哈哈,这老一套诈骗又来了!“好的,我和你去警察局平分吧”……话音刚落,她撒腿跑开。洞见,有时还要用“警觉”和“经验”作内涵。

洞见与看见

费平

一定是真的”之说。洞见是与敏锐、深刻联系在一起。洞见的网是用细腻、周密之绳线织成的。那人在路上,一外地女子指着前面的男子对我说,他戒指掉了,我们俩看到都有份,平分吧……哈哈,这老一套诈骗又来了!“好的,我和你去警察局平分吧”……话音刚落,她撒腿跑开。洞见,有时还要用“警觉”和“经验”作内涵。

洞见与看见

费平

一定是真的”之说。洞见是与敏锐、深刻联系在一起。洞见的网是用细腻、周密之绳线织成的。那人在路上,一外地女子指着前面的男子对我说,他戒指掉了,我们俩看到都有份,平分吧……哈哈,这老一套诈骗又来了!“好的,我和你去警察局平分吧”……话音刚落,她撒腿跑开。洞见,有时还要用“警觉”和“经验”作内涵。

洞见与看见

费平

一定是真的”之说。洞见是与敏锐、深刻联系在一起。洞见的网是用细腻、周密之绳线织成的。那人在路上,一外地女子指着前面的男子对我说,他戒指掉了,我们俩看到都有份,平分吧……哈哈,这老一套诈骗又来了!“好的,我和你去警察局平分吧”……话音刚落,她撒腿跑开。洞见,有时还要用“警觉”和“经验”作内涵。

洞见与看见

费平

几个僵硬的心理都有准备,萝卜也会一刀下去少汁见空,番茄更不必提,唯有夏季还能找到一些番茄味的番茄,偶尔在少时老城买到洋红隐约白点的,绵而沙感的番茄,简直吃一口都是终于找到你的惊喜。老底子有道红烧萝卜带鱼的本地菜,萝卜切丝,带鱼油里焯过,两样一并入锅,翻炒,黄酒酱油糖等调料一并伺候,加水,任它煮个透,收汁,考究的撒点葱花,萝卜润了鱼香,兼消鱼腥腻,荤素共美,空盘剩下汤汁,淘淘白饭,滋味醇厚。

小九寨景区的山是南方常见的柔和山峦,瀑布细长,气势也算可以,和九寨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,溪流山涧也无九寨沟湖水那明亮深邃的蓝,不过在山石间潺潺流淌自然清新可喜,团建的游客,闲走的游客,尤其瀑布边小树林中的咖啡亭颇受年轻人欢迎,可惜沙滩塑料款躺椅,颇不衬山林的厚重,可是倒也便捷,也算符合当下时潮,毕竟更配搭山林的红泥小炉煮水烹茶还是不那么方便吧。偷得浮生片刻发呆,喝什么都行。

在距离瀑布不远的简餐室,喝自带的四宝茶,收拾两幅写生。五十多岁的守店阿姨是江西人,随家人在余姚这边生活,在景区打份工,她觉得蛮开心的:空气好,周末比较忙,平时还好。简餐当然是预制菜,肉肉饭鱼香肉丝鸡排之类,饭则是阿姨电饭煲现烧。见柜台内小电饭煲里白萝卜冒着热气,我说起卤肉饭,更喜欢阿姨的萝卜呢。她腼腆地笑,如果你不嫌弃的话。还真吃了几块阿姨的白萝卜,配卤肉饭。电饭煲终究非明火烹煮,时间火候均不足,萝卜口感偏硬,不太好吃。好吃的萝卜其实也非寻常。

一个夜晚,偶然间读到2006年去世的德国犹太裔女诗人希尔德·多敏的一首小诗《艺术久长》:“呼吸/在鸟喉间/呼吸/在树枝间。词/如同风/神圣的呼吸/出发又回归。呼吸总能找到/树枝/云朵/鸟喉。词/神圣的词/总能找到嘴唇。”我反复阅读,感觉到这首诗也如同一阵清风,在我小小的居室内回旋,让我这个再平常不过的夜晚,变得如此美好。曾经在一部短剧里看到一个科幻的场景:主人公的大脑连接着手机里一个控制情绪的程序,只要调高程序里的指数,人就可以进入或平静或愉悦的心理状态。此时的我,就如同连接着这个程序,而且将平静和愉悦合二为一,感受到天堂般的幸福。原来,一首来自过去的小诗,就可以带我们进入未来。

这首诗的译者是华东师范大学德语系的黄雪媛老师。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这个名字,于是在诗歌的余韵里走动徘徊,突然忆起,是不久前读到的一篇关于卡夫卡传记的评论,作者也正是这位黄老师,我还把这篇评论推荐给了一位同样喜欢卡夫卡的朋友。

我满怀欣喜地把这首小诗也推荐给那位朋友,她回复我:“多敏写作用的是德语。那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是词像风,而不是句子或者语言像风。德语中的词确实更长,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完整的组织,自成世界,字母与字母间,如有风流动。”朋友有语言学的背景,她所说的,我只能大致体会。而她这段文字,也如同一首散文诗,有与原诗呼应的朴素的诗意。

多敏的诗,让我想起我钟爱的那些女诗人,狄金森,索德格朗,金子美铃……多敏在大学时曾师从雅斯贝尔斯那样的大哲学家,最后在意大利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。她钟爱洛尔迦和聂鲁达的诗歌。我不知道我钟爱的那些女诗人,是否也在她的阅读史中,但她的诗接续的正是那样一种如此珍贵的传统:毫不炫技,以最朴素的词汇,让风流动,向自然和一切美好之物致敬,但又饱含着深沉的痛楚与庄重的思考。

这些诗人来到我的生命中,带给我最高指数的幸福。我要将她们的诗熔铸成一枚朴素的、毫无装饰的小小的指环,戴在我日益枯瘦的手指上,安静而专注地寻找自己的诗。这样的劳作,是我能向世界献出的最虔诚而庄重的祈禱。